

乐在京剧

撰文 / 王月美 摄影 / 金 宁



张诚谦家里现存有300多盘京剧录音带和100多盘录像带。20多年前，张诚谦月工资只有40多元，他却花16元买了三盘录音带。他说这盘录音带是20年前中山公园音乐厅里上演的《四郎探母》。从那时起，这些录音、录像带便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。

对京剧的选择也是对生活的选择

这天早晨很冷，空中飘着雪花，地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，北京几年都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。

师坦丁的老伴照例做好早饭，她知道天气是拦不住师坦丁去唱京剧的，前些日子两个宝贝孙子有病，他忙得不亦乐乎，都没舍得少去一次，这点雪算什么。果然

师坦丁急匆匆吃完早饭，便直奔华北电力集团公司机关的老礼堂。礼堂已显得陈旧，但还算宽敞。9点钟，几位老友如约来到这里，敲鼓、操琴，随之《红灯记》等唱段便传了出来。

这些老人是华北电力集团公司的老人京剧社的，剧社已成立近四年，每星期二、三、四上午是他们活动的时间。剧社共有十几个人，全部是离退休职工。公司对他们的活动给予支持，投资买了部分家当，提供场地，并约法两章，一是要自娱自乐，二是公司有活动要助兴。

京剧社没有规章，也没有守则，共同的爱好使老人聚在一起。他们觉得规章制度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，是对人的一种约束。而对京剧的爱好，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，更是精神上一种寄托，无需约束。人老了，工作了一辈子，阅历积淀的情感，需要一种形式宣泄，而京剧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。因此老人们把认真及执著全部融入到剧社的活动中。

不仅要娱乐，而且要演出个品位来

凡京剧爱好者的表演，不外乎两个层次。一为戏迷型，高兴时来上两口，比划比划身段动作，虽然免不了荒腔走板，身上僵胳膊硬腿，挺不是样，但是自己高兴，自娱自乐；一为票友型，这部分人对京剧艺术由喜爱到痴迷，把大部分业余时间投入到里面。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，要玩

就玩精了，玩出个样子来，光会唱上两段觉得不过瘾，还要想方设法学会演出，要演出个品位来。

老年京剧社便属于后者。

这些老人虽然爱好京剧，但毕竟没受过专业训练，因此要唱好一段，演好一出可不容易。唱京剧和唱歌不一样，唱歌讲究吐字清晰，而京剧除讲究吐字，归音还要准，讲究味道，讲究字头、字腹、字尾。比如妈字，就不能直直的唱出来，而要发出M——A的声音。另外京剧有几百年的历史，它融进了各个地方戏的优点，尤其是徽剧，所以至



李秀芬（中）为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，自费参加京剧培训班学戏，现在不仅是老年京剧社的台柱子，也是北京电视台金色时光戏曲组的成员。



相关链接

票友

一种说法是当年雍正继位前好与唱戏者往来，继位后，因念及旧情，乃发给“龙票”作为他们的生活费用，但禁止他们再和戏班中的人相混，以示与伶人有别。从此，凡好演唱而不以此为业者，均称为“票友”。

另一说法是清朝初期政局尚不稳定，为了给大清朝作政治宣传，朝廷宗人府颁发“龙票”，凭此可到各地去演唱“子弟书”，不取任何报酬。后来就把不拿酬劳的唱戏人叫做“票友”。

再一说法是到了同治、光绪年间，八旗子弟长期养尊处优，不会骑马打仗，他们在吃喝玩乐中惟有一技擅长，便是跟艺人学会了演戏。后来在西北的征战中，这批贵族子弟特准随军演唱以鼓舞军心，因为他们都发有票证，所以把他们称为“票友”。

后来，梨园界受此遗风影响，对精于音律，喜好皮黄，能演唱而不取报酬的人概称“票友”。

京剧票友中有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，其中包括清朝的光绪帝载湉，他不但会唱戏，还能司鼓，并且是京、昆腔的多面能手。慈禧太后则是一个大戏迷，至今颐和园内还保留着一座中国最大的戏楼，该戏楼高21米，共有三层，可见她在京剧上花了不少的功夫。

今京剧的许多字发音仍是湖广韵，古戏更是如此。这就难为了北方人，更难为了这些老人，有时为练一个字要唱上几十次，甚至上百次。

京剧讲究唱、念、做、打，打对于这些老人来讲已不可能了，但做总还可以。剧社没有专业老师，每个唱段，每出折子戏，都是靠看录像去模仿。仅说水袖，你看录像里人家甩得轻松，可到你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其中的门道，不是你看几遍就能学会的，要反复看、揣摩、练习，有时练得让人撮火，但这些老人并不放弃，仍一丝不苟。

有耕耘就有收获。现在老年京剧社已排练出《军民鱼水情》、《痛说革命家史》、《吊金龟》、《见娘》等折子戏，每逢公司搞活动他们都要来上一出，演得还真像回事，最近还应邀去一些单位演出。

60学艺

俗话说，人到30不学艺，可老年京剧社副社长赵昆华60岁却学上了司鼓。

赵昆华幼时便跟随父亲听戏，他父亲上学时和剧作家吴祖光是同学，两人经常去富连成看戏。后来父亲到新闻出版署工作，有了便利条件，和一些京剧知名人士交往甚多。赵昆华开始听戏不觉得什么，后经耳濡目染便喜欢得不行，看戏、听戏、学戏竟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文革前学古装戏，文革中唱李玉和，现在可以唱几十个段子。这几年赵昆华买来戏服，配上马鞭、方巾，在家里时不时地穿上过瘾。成立了京剧社他成了骨



只要有演出，剧社便把北京京剧院的老师请来为大家化妆。



干，剧社没有司鼓，他又开始学。你可别小看司鼓，它在京剧乐队里举足轻重。交响乐、民族乐都有指挥，而京剧没有，乐队靠什么协调，就靠司鼓。该什么角出场，唱什么腔，全看你司鼓开头这几下。司鼓错，全都错；司鼓乱，全都乱。司鼓既是指挥者，也是演奏者，更是整个演出节奏的规划者。对每台戏的锣鼓设计，除了按照剧情二度创造外，自身还须在剧情的基础上，熟悉全剧

的场次、段落，甚至每个小节的内容表达，与琴师、演员形成默契的配合，做到错落有致。60岁开始学司鼓，困难是不言而喻的，于是他着了迷，除了吃饭、睡觉，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这个鼓。

由于他在京剧方面的造诣，自然就成了剧社里的艺术指导，经常掏出个小本本，把自己积累的京剧知识告诉大家，大家在这

里不仅享受京剧的快乐，而且学到不少知识。

师坦丁也是半路出家。他曾经有过不少爱好，最迷的是摄影，还自己做了暗房。可后来听了几次京剧就上了瘾，上班的时候工作忙，不能尽兴，退休了，时间充足了，他便把京剧作为一个事来做。老天爷给了他一付好嗓子，虽然在京剧方面不像别人资



郭殿英（左）是专业琴师，经常来剧社和大家切磋交流。

深，但唱得有味，尤其是他那杨派的《文昭关》、《捉放曹》、《洪羊洞》更是博得一片喝彩。他还买来京胡，想当全面手，遗憾的是学了几年仍不能上台，他感叹这辈子和京胡怕是没有缘分了，于是就更专心地练唱。过生日的时候，孝敬的儿子要给他买生日礼物，他对儿子说：你真想买，就买一套戏服，否则就算了。儿子看他如此痴迷京剧，便送给他一套戏服。

开始时他觉得听戏看戏就是找乐子，只要能使自己高兴，京剧知识懂多少并不重要，更没必要跟它较劲。后来随着对京剧艺术接触的增多，他对自己的要求也高了，总想着如何提高演唱技艺。几年下来他的演唱有了长足的进步，最近还参加了票友大赛，现在在剧社里也算一个角了。

听坏了几个随身听

侯裕保当年从学校毕业后，分配到包头电厂。那时娱乐活动比较少，几个天津来的戏迷便成立了一个剧团，得到在包头的钱盛川老师指导。钱盛川在京剧界非同小可，与裘盛戎是同科。祖父钱金富、父亲钱宝森是一代名净。开始小侯只是弹弹月琴。一次演出，临时缺一个跑龙套的，为救场导演让小侯上，虽然只有几句台词，但小侯演得有板有眼，于是导演就开始让他登台。什么《凤还巢》的穆居易、《望江亭》的白士中、《智取威虎山》的杨子荣他全登台唱过。后来他从包头调回北京，中断了十几年的

演出，但对京剧念念不忘，时而和人侃起。几年前他和赵昆华、师坦丁凑成搭档，每天利用中午的时间唱起来。这下老侯的瘾给勾了出来，几天不唱，就觉得生活缺点什么，心里不舒服。有一个阶段老年京剧社还没成立，他便约几个人拿着京胡去公园，熟不熟只要会唱上两段便凑在一起，倒也其乐融融。京剧之所以成为国粹，原因之一就是它有包容性，一把京胡，一个曲调就会把素不相识的人联在一起，而且

详，烂熟于心，因为京剧唱腔有一定的自由度，需要琴师托腔。比如歌曲四拍就是四拍，没有任何变化，可京剧就不行，演员唱到兴致上，可能拖到6拍，这时就看琴师的功力，要能托得不显山不露水，包裹得浑圆无疵，使演员有舒畅顺适的感觉。这就苦了老侯，练唱的只需把自己的唱段练熟即可，可老侯需要把每一个人的唱段曲谱背熟，并和演员磨合。人老了，记忆力不行了，所以哪个唱段不听上个一二百遍是



师坦丁生日那天，小儿子给他一个惊喜：孝敬他一套戏装，高兴得师坦丁合不上嘴。

那么和谐，那么纯粹，不得不让你惊叹。

老年京剧社成立后他被选为社长，又是剧社唯一的琴师，辛苦自不必说，随身听已听坏了几个。给京剧伴奏没两下子还真上不了场，你想琴师上台是不能拿着谱子的，谱子需要琴师耳熟能

不能达到此境地的。

几年过去了，老年京剧社的人越来越多，有的人是为了圆小时候的梦来到这里，有的人是为了爱好，有的人是为了寄托，老人们喜欢京剧，京剧陪伴着老人，老有所乐也许就在于此。■

(责任编辑 王月美)